

汉诗新韵

河长颂

梁尔源

当河流飘来一顶时尚的帽子  
群山有了浣洗的器皿  
蔚蓝衬托出过滤的真空

蜿蜒是缠绕童年的思念  
风景跳出素颜的五线谱  
波痕在筛选走失的星星

爱,成了网住白色魔障的小船  
漂浮物越不过阻隔的孤独  
让澄澈给予宫廷纯净的表白

用鱼儿编织流动的  
云在波纹中演绎时尚的数字  
古老的河在智慧中流淌

眼睛在偷窥警惕的视频  
捕风捉影是无人机的选项  
欢乐的鸟不再是断线的风筝

当青山冲洗出蝴蝶的倒影  
彩霞反射着江河的底片  
弱水浸润故乡的骨灰

即使白马褪去青春的浪花  
也要锁定这突如其来的汛期  
让大潮浮起两岸的画屏

谷雨是春天诗意的谢幕

王永芹

谷雨,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俗话说:“春雨贵如油”,而谷雨时节降水量增加,气温升高,田里的播种移苗、晚瓜点豆正需要雨水的滋润,所以人们对谷雨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

谷雨,是春耕嘹亮的号角。“布谷声中雨满犁,催耕不独野人知。荷锄莫道春耘早,正是披蓑化犊时。”当沉寂的夜里传来“布谷、布谷”的叫声,人们便知布谷鸟这是来催促春耕了。空旷的田野上陆续传来赶牛的吆喝声、风吹麦苗的沙沙声、春雨滋润大地的淅沥声,构成一曲优美的春耕交响曲。

谷雨,是一年之计的希望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春天的雨伴着温暖的风,来得不急不缓,下得不稀不密,滋润着干涸的大地,禾苗、草木,让大地焕然一新,生机勃勃。喝饱了的土地温柔地拥抱着里的禾苗,树木抖抖身上的雨滴开始手舞足蹈,衔泥筑巢的燕子也在雨过天晴的春天里翩翩起舞,池塘里的青蛙也唱起了春天的赞歌。谷雨的雨给了万物一年的希望。

谷雨,是春天诗意的谢幕。“几枝新叶萧萧竹,数笔横枝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,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在这美丽的春天里恰逢贵客来访,亲手烹一壶谷雨茶,与好友坐在竹石画间,时而谈天说地,时而铺纸泼墨,把春天的韵味留在记忆里,多么富有诗情画意。

这暮春时节,没有“谷口春残黄鸟稀,辛夷花尽杏花飞”的惋惜,也没有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的感伤。因为惜春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珍惜当下,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农人们趁着春雨春耕春种,种下秋天的希望;学生们趁着春光好好读书,给似锦前程做好铺垫;工人们撸起袖子加油干,为自己拼一个更好的未来……

此时空气中弥漫着牡丹花的香味,我停下匆匆的脚步,与春天做最后的相拥,感谢谷雨,给春天一个诗意的谢幕。



水韵



西汉长沙王玺印



长沙王玺



漆耳杯

汉长沙国王陵

骆志平

长沙国汉王室墓葬群分布在湘江两岸的群山怀抱中,是考证研究汉文化和楚汉名城的源头正脉。按考古推论至少有28位王室成员选择下葬于此(已探明26座墓葬),依古人的讲究,这里的风水肯定不一般。

从刘邦登基立汉起,在同期赐封的七个诸侯国中,惟汉长沙国与西汉王朝衍息并存,吴芮能够在七个异姓诸侯王中独善其身,完全凭忠义取信刘邦。汉长沙国疆域广阔,包括今湖南全境,以及湖北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相邻地区。吴芮所筑“临湘故城”,东起长沙南阳街,南过解放西路,西至太平街,北临青少年宫影剧院。221年的楚汉名城记忆足够写满一部湖湘志,如果不是文夕那场大火,切断了古长沙太多文脉,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楚辞汉赋越过定王台,挤满湘江堤岸的文化墙。

墓葬群南起天马山,北至戴公庙,散落的空间太大,在申报大遗址保护中,基于管理和展示的多维度考量,将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选址定于谷山区域2.12平方公里范围,在这里发现的汉王室墓葬达十二座。

谷山称谓,源自朱元璋第十九子谷王朱橞在此屯兵戍边,山的脉象似青龙依回雁峰、岳麓山蜿蜒而来,其山足止步于洲月月亮岛。这里的传说和故事大多从晋唐的春鼓晨钟中流出,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道家名士杨救贫的“谷山风水口占”诗:“头顶黄狮岭,脚踏十八丘,谁人葬得正,代代出诸侯。从汉王陵所处位置来看,“口占”好像是专门勾勒的汉王陵风水图。黄狮山就在汉王陵西侧,现在的谷山隧道入口处,十八丘则处汉陵以北,顺西延展,是谷山山脉的末梢。当然民间的传说只宜当作文化的佐料,但找不到正脉时,往往又把神话看成是前人留下的智慧。

从我第一次走近汉王陵起,对谷山的神神秘秘就有了一份好奇心。唐僖宗年间,戴宗德、戴宗仁、戴宗义三兄弟带兵击退黄巢起义时的叛兵,救乡邻于危难,被后人

供奉,留下了现在的戴公庙。还有金甲神人隐居葫芦山龙水洞口,以及金线吊葫芦、木鱼岭出神仙、凤尾巴出将相、明谷王朱橞披缙入山、香火鼎盛时48寺高僧驻锡谷山的传说等。

大自然的神秘远超我们想象,从卫星云图上寻找谷山的脉相,谷山的主峰从千禧山庄翘首,到十八丘驻足收尾,就像一只腾飞的朱雀,而汉王陵恰好落在朱雀展开的翅膀上,不知是巧合,还是真有古人择地而葬的诸多寓意,朱雀的嘴部正是现在的朱咀村。这些嵌在古汉名城深处的私语,不仅增添了古汉名城的神秘,也撩开了古汉名城温暖的面纱。

同为“国保”单位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相比,汉王陵的保护涉及望城、岳麓两个行政区,掺杂有众多城市空间布局的考量,故一直审慎推进,一直到“十三五”末相关工作才尘埃落定,启动建设,一幅承载古汉名城厚重斑斓的历史画卷才正式沿江徐徐展开。

从出土的文物来看,虽历经多个朝代不同程度的侵扰盗挖,但出土的文物依然达到了让人咋舌的5000多件,其中1993年,在省院附近考古发掘的渔阳墓,出土的金、玉、玛瑙、竹、丝织品就达2000多件,尤其是那一对木骨泥胎的偶人,被文玩界视为同类文物中的偶像。还有汉长沙王印、长沙王玺金印历经劫难重归遗址,光泽依旧。在这里,汉文化精湛的制作技艺展示了惊人的魅力,也反映出了汉诸侯王室的奢靡殷实。

文物出土后,一度震惊文物界,也让北京、河南、山东等地文物专家心生羡慕,那里发掘的诸侯王(后)陵,不论规模、数量、完整度都远不及长沙。以致一段时间,汉学家云集长沙,踏勘细考,论道湖湘,为楚汉名城立传画像。

难怪为了保护汉王陵不被盗挖,汉长沙王不惜花费银两,同步建设了北津城,以供驻军守陵而用。同时,对于汉长沙国王陵墓葬的文字记载讳莫如深,无一流露。如果考古结论如此,其能以城为规划,足见汉王室对风水延绵的重视,这在全国发掘的汉诸侯国王室

陵寝中当属首例,历代王朝中也属罕见。

汉王陵遗址公园建设以谷山生态保护为依托,拟分两期按照“一带一廊”多组团总体布局,构建遗址展示区、考古科普区,创意体验区,综合服务区四大功能板块,采用最先进的虚拟场景复活汉王陵及汉文化的壮观和神韵。然而,不论采取什么手法,对自然生态的最大呵护,才是对历代汉长沙王长眠安息的尊重,才符合楚汉名城走向未来的期盼。

公园入门处的三幅浮雕显得有点单薄,依次为吴芮受封、刘发筑台、降国为侯,浓缩了长沙国吴、刘两姓,吴姓五代五王,刘姓八代九王221年的政治历史人文经典。倒是汉印步道的的设计则十分巧妙,从墓葬出土的近100方汉印中筛选具有代表性的40方,以精湛的铜板嵌刻方式,自然呈现在游人面前。印章背后折射出汉长沙国行政设置的轮廓,大到长沙王,宰相、小到村官、卫士,让古汉名城的王官贵族和市井烟火交相迭至,击缶而来。

站在考古遗址公园观景平台上眺望,从山脊上纵横交错延展而出的12条山足上,分别有一位汉长沙王落葬于此。遗址核心区保护2.12平方公里的体量当属大手笔,而面向未来,作为城市核心区,也必将成为楚汉名城最具内涵的遗址公园。

沿着汉王陵展开的文脉,寻找古汉名城的悠远记忆,辛追夫人的惊艳高古,定王台的望母孝义,贾太傅的忠言直谏……便会相邀相叙,牵动起楚汉名城源头的依恋。

如今的谷山区域,天马山片、咸嘉湖片、戴公庙片,早已没有了过去清幽宁静的身影,很多的历史记忆随着拔地而起的高楼,湮没在红尘热浪中。也许一绵山脉,一方风水,一段历史,都只是时空翻覆的书页。还好,长沙国汉王陵的发掘打开了“楚汉名城看长沙”的精美画卷,又留存复活了一部研究汉代文明的百科全书,为我们更加骄傲地走向未来,提供了滋养,增添了力量。



桃花岭汉墓现状。

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供图

沅江是一面镜

徐助全

沅溪的美,来自沅江,沅江是沅溪的金名片。也可以这么说:沅溪的美一大半都流淌在河流之中。

山,巍峨苍翠欲滴,河,广阔澄澈如缕。这条古老的河流,执著地浸润沅江的大地,滋养着两岸居民的繁衍生息。河流上的每一粒沙砾,每一朵浪花,一石一木一草,都是一个丰盈的世界。

在用大半辈子的力量,用脚丈量着沅江这片水域,并在纸墨间里一次次放大后,我才明白,沅江,已经在我的年轮里经纬穿行多遍。多少次,独自凝视一去不复的河流,叩问沅江,我需要放下手下的键盘,离开生活一会儿,盘点一下自己。

居家沅江河畔,跨门几步就到了河边。心胸,自然舒展开来,放眼一眺,水面像一袭偌大的绿缎漂浮在山谷里,那岸畔旖旎的原始风光壮哉美哉。山风清爽,花艳树绿,鸟鸣啾啾,江水清澈,过江大桥熙来攘往,跨江高速连接了大江南北,天堑变通途。

俯瞰沅江,河道蜿蜒,颇为壮观。水面上水鸟颇多,有不速之客的野鸭,还有一群常在河里兜游的野鸭子,个子不大约三四两,呈灰黑色,

动作敏捷,胆小怕生,常把水面搅动得涟漪四散。忽然,成群的白鹭打断我的注意,呈“人”字形地飞翔到河面上,时高时低,声腔低沉,虽比不上百眉鸟叫声悦耳,我倒是挺喜欢。

沿着码头台阶而上,与水亲密接触,捧一手江水,顿感心田通透。水边一眼见底,鱼虾成群,正欢快地畅游,那么活泼、灵性、可爱之至。然而,谁又知道在它们的生命中,蕴藏着多少的欢乐与忧伤?

天空的云彩热情饱满着沅江,水光似龙鳞般的闪耀,沉静的水面就像是打开的书页,记录着岁月沉淀的沧桑,述说着滚滚红尘的往事。流水如斯,这条贯穿大湘西人的“母亲河”,流淌着远去的生动、壮举、传奇……

我曾好奇,专程驱车寻找过沅江源头——贵州省都匀市云雾山鸡冠岭。一路颠簸,下黔阳古城,穿雪峰山,过麻阳,经辰溪。到了沅溪,沅江已经人届中年,并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国家湿地公园,峰回路转,别有洞天。人无定势,水无常形,生命也有着不同的绽放姿态。

徜徉河边,思绪穿越沅水的尽头。古老的《诗经》传来: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……屈原行走沅江时吟诵:乘船余上沅兮,齐吴榜以击汰。船容与而不进兮,淹回水而凝滞……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,顾城的《一代人》……其实,

每一个人的灵性均不同,但容易落泪的人,无疑是更有灵性的。好作家都与水密不可分,他们知道一切生命皆是水成就的鲜活精灵。他们是人世间的珍珠,需要我们用泪水“供养”。

沅溪的美是水做的,这一点没有夸张成分,更不用质疑。“沅溪”两字都带水字旁,一片水乡泽国,柔情似水,妩媚动人。写好水文章,这是县委书记彭武学的神来之笔,“激活”了一江春水,展现了“水清岸绿、鱼翔浅底,水鸟天堂”的容颜,吸引着不少的游客前来打卡。

日落之时,白沙之城和沅江在夕阳中变得暗淡和寂静。还是蛙懂心事,打破人类对黑暗的恐惧。蛙声四起,犹如沙场点兵。月色似银,蛙声和拍岸的水声,碰撞着我的心壁,让我又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谋面的路遥大哥。那是在南疆守边御敌的日子,我叫他路作家,他说不好,听起来别扭,让我称他为路大哥。他磨难如碾,坚守信仰,顽强进取,为梦想而奋斗。喝沅水长大的我,行走人间半生,尘垢堆积,也要借沅水的清澈,涤荡身心,擦拭我心中的珍珠。

伫立沅江边,看流水东去,万马奔腾,不舍昼夜。听涛声阵阵,一切平静而坦然。栖居在沅江两岸的百姓,忙碌着奔波自己的日子,打理生活,开心的笑颜映在沅江这面大镜子上!其实,我也一样。

稻魂记

朱跃军

安江到了,车刚驶进沪昆高速安江收费站时,大家一下子有了精神,“世界稻都·安江”的巨幅标牌瞬间激起了我们的热情。

“杂交水稻从这里走向世界。”洪江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金国华说:“安江老百姓对袁隆平院士充满崇敬,各种有关水稻的人文纪念不断涌现,已成为安江旅游打卡的地标。”

稻作文化馆就是其中重要的景点之一。我们抵达的时候,投资人兼馆长胡双辉已经在门口等候。听说50多岁的胡馆长对稻文化情有独钟,从2017年自己投资建设稻作文化馆。

稻作文化馆设在安江农校纪念园里。胡馆长在门口迎接我们,他站在离我们三步之外,一面说着欢迎指导之类的客气话,一面跟每个人抱拳致意,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到稻作文化馆参观的人,个个都有特别的福气,你们要是不相信,看看我这个50多岁,老当益壮的讲解员就明白了,老疙瘩讲解员是不是少见?”慈祥的声音,听不出一丝苍老的感觉,但对他的坚守,我多少还是觉得心里有一些沉重。

有人问胡馆长怎么想到个人投资这样一个项目?他说:“神农传承几千年,杂交稻帮助数亿人吃饭,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情,是关系我们人类生存的大事情。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的大事情。”胡馆长的话说得有些快,可能是激动了一些,他停顿了一下,缓了缓接着说:“安江是水稻的发源地,袁隆平院士在这里研究了30多年的杂交稻,又从我们安江把杂交稻推广到全世界。所以我下决心,一定要搞好这个稻作文化馆,作为一个纪念,让更多人理解‘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,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艰难’,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精神崇拜。”

听着胡馆长的介绍和他对生活的感悟,我仿佛体验到袁隆平院士的精神传承,已经生根、发芽、成长!

“这里三间砖木结构的平房,展示了稻谷的前世今生,包括米之源、米之耕和米之食三部分。”胡馆长开始向我们介绍他的稻作文化馆。

相传7400年前,神农氏就在安江种植粳稻,并将之传播到苏美尔文明区域。当代,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潜心研究30多年,他的“禾下乘凉”梦更折射出“国土无双,我辈自强”的奋斗与担当。

据了解,袁隆平院士亲笔为安江书写了“安江神农御米”题词,目前,安江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超万亩,神农御米产值过亿元。安江农校亦早已升格为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,并于2003年从安江迁址怀化市,成为学生规模8000人,面向全国招生的教育部优秀高职高专学校。“黔阳神农·御米”系列文创产品、“超级杂交水稻”儿童绘画作品等衍生品不断丰富,为安江人民的幸福生活,日复一日,织锦绣彩。

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向春华还欣喜地告诉我们一件事。去年10月,安江镇党委、镇政府在镇中心地带投资建设“农耕文化广场”,消息传出后,很多安江人自发捐资定制了袁隆平院士的雕像,待广场建设完工后,安放其中,供人们敬仰怀念。

“袁老一颗中国稻谷,不但帮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,还帮助了全世界人民,这个功德实在太大了!人民敬佩他,怀念他,树他的形象,很多安江的老百姓都积极主动地表达心意。”洪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安江镇党委书记杨英为说起安江人,更是显得一脸自豪。

2米高的水稻已经在云南出现,袁隆平院士“禾下乘凉”梦又近了一步,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国之计又多了一份保障,乡村振兴,现代农业引领国家富强的美好未来,更增添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,中国力量和中国力量越来越多的富足与精彩。

华夏五千年,稻谷金黄,稻魂永存!

